四季更替

春 讯

●孙邦珍

大地回暖,河冰消融。三里河畔,游鸭戏水。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,正月梅花凌寒开,二月杏花满枝来……万紫千红的春正快马扬鞭奔赴在路上,倾情谱写一阕春之奏章。

栽在院子里的芍药花,经过春风不舍昼夜地吹拂,从地里拱出几个鲜红的芽苞,像顽皮的小孩子伸出稚嫩的小手,急不可耐地想要触摸这个未知的世界,宣告着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

三里河莲花池旁的一丛迎春花,因背靠巨石,又生在水土丰美之处,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几年来,每当我怀着不确定的心去探看时,总会有那么三两朵,已争先恐后地绽开鹅黄色娇柔的花瓣,弱不禁风却又生机盎然。我像拆盲盒得到心仪的礼物般心情雀跃,贴近那小小的花儿,留影存记。

植物园里那一大片二月兰,灰突突的,没泛一丝丝绿。心想不急,再等几天去看花,应该来得及。就在犹豫思忖中,盛开的蓝色海洋般的二月兰,就会悄然出现在某个摄影师的朋友圈里。忍不住嗟叹,今年又错过了初开的花期。

经历数年疫情,避人避世,越来越少言寡语,像是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,困囿于无形的牢笼。人就像被闷坏了一般,说不清道不明哪儿不对劲。就是想逃离,离开此处去往彼处,躲掉身不由己的苟且,去找寻诗歌和远方。

春归之后,我一颗陷入愚钝的心,慢慢变得灵动起来。喜欢沐浴着春风,行走在春光里,倾听流水鸟鸣。静待花开的诗意感觉,能把全身的毛孔都打开,凡身肉体仿佛通透敞亮了一般。春回大地,带来了疗愈力。春,也容易唤醒奇思妙想。和老同学聊天,他说在春天里,特别容易感觉到流淌在血管里的躁动。我还取笑他,一把年纪了还春心萌动。轮到我,却异想天开奢望能听懂鸟语。

这是因为,有一天我在暖阳里打理小菜园,有两只喜鹊站在檐角,你一言我一语,叽叽喳喳交流个不停。好像故友重逢,又好像是刚牵手的小情侣,似在分享筑巢捕食过日子的打算,又似在八卦春天里蜂拥而至的各种讯息,声调热情欢快,交头接耳相谈甚欢。逗引得我这个局外人,仰着头倾听了好久。那一刻在想,若能听懂鸟语该多好。待它们相继飞走,又羡慕起它们生而有翅,可以到处去看春回大地的物候景象。而我,在盛大的春天里是多么微渺地存在。

身边的梅花、玉兰、樱花、丁香、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蔷薇、海棠为了奔赴春之华筵盛宴,都在拼尽全力积蓄能量。万物都从容有度,遵照自己的时序节气,踩着既定的旋律闪亮登场,然后优雅谢幕。人同草木,作为一个自知微小的人,又有何可顾影自怜?

少海东湖,在春光烂漫季,是散步闲逛的好去处。最妙的是紫藤花开时,长长的迂回的花廊,紫藤花开得浓烈奔放,铺展渲染着生命的张力。就在那花下走一走,或者驻足停留,欣赏每一朵花的怒放,整个人的心境都会明朗起来,神清气爽。

慈云寺,留有令我难忘的回忆。多年以前,遭逢变故,掉落谷底,无处可去,径直开车去往那里。悲从心起泪如雨下,不知哭了多久,一位居士缓缓走过来,静默无言,送来暖瓶和水杯,并倒了一杯水,随后轻轻走到殿外,顺手把门虚掩上。怔怔地看着这一切,我又一次涕泪交加。含泪凝望,杯中袅袅升起的热气刹那间隐遁不见,仿佛醍醐灌顶,一切终将会过去,何必陷在悲伤里?双手捧起那杯水,小口喝下去,感谢陌生的你赠予我的暖意。拍拍酸麻的腿,把所有遗憾都寄放在那个冬季,我只需迎着必将到来的春天,转身上路。

再去慈云寺,我从不踏进那间殿房,不想看见曾经伤心的自己。现在,我可以笑着说,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

四季更替,春回大地,世间万物重启勃勃生机。想起艾山,一晃五六年未去。回忆起上一次去艾山,尚拖家带口,现如今物是人非,旧人往事都不堪言说。罢了,事来心应,事去心止。春风每一年都会巡视人间,也肯定会给艾山带去了一些我的消息。

草木蔓发,春山可望,未来可期。心之所向,虽远必达。

纵情山海

微笑的青岛

●蔡弘

春日的午后,晴空如洗,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海面上,碧波万顷,金光粼粼,山更清秀,风也温柔,空气中弥漫着青草香和海的味道。玉兰、樱花、海棠次第开放,把城市装点得无比靓丽。水汽氤氲,像缭绕在山与海之间的一片彩云,飘在每个青岛人的心田。

青岛是美丽的,美丽的青岛在微笑,这微笑也让大海笑出了浪花。微笑的青岛有着绵长的海岸线和平坦的沙滩,宜人的气候使这微笑温润而甜蜜。青岛,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,在春天的大地奏响铿锵的乐章。

我喜欢在红瓦绿树间徜徉,邂逅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每一片光影斑驳,当年德国殖民者的建筑依然完整地保存着,罗曼式的山墙、科林斯式的柱、哥特式的尖拱、巴洛克式的曲线,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艺术同东方山水意境的完美结合,使这座滨海城市具有了独特的美感。

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,是走出全国离海最近的青岛火车站。这座胶济铁路东段的火车站历史悠久,历经百年沧桑。德国设计师将记忆中的德式公共建筑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青岛,红瓦黄墙,如同欧洲城堡。火车站钟楼,石墙的斑驳,是时光的印记,也是不曾磨灭的回忆,提醒着后人,青岛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过往。

我喜欢在海滨沉醉,像一尾自在的鱼穿行于海的怀抱。由海滩踏上栈桥,桥身由北向南探入青岛湾。栈桥尽头的回澜阁是双层飞檐八角亭阁,阁顶覆以黄色琉璃瓦,由二十四根红漆柱子支撑。阁内有螺旋形楼梯,透过一圈玻璃窗向外望去,尽可体验一窗一景,一景一画的奇妙。周边的海景是那么美,波光粼粼,海天一色,甚是好看。夜晚,皎洁的明月和绚烂的灯光揉碎在浩瀚的烟波中,把我的心都融化了。我欲踏浪而歌,和着春风和涛声。春天的海有一百种心情,每一种心情都有着让人赏心悦目的颜色,每一种颜色都寓意着这座城市必将迎来万紫千红的美好未来。

我喜欢在散落城中的咖啡店和啤酒馆里停留,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同样微苦的味道,还有洋溢着浪漫情怀的青春气息,恰如春日午后灿烂的阳光,温暖却不强烈,闪耀但不夺目。啤酒加海鲜,就像咖啡加牛奶,在这座城中是如此自然。春天的鲅鱼、秋天的带鱼、红岛的蛤蜊、会场的梭蟹,随着装在塑料袋里的散啤就这样走进了心里,犹如走进青岛就再也无法离开。

我喜欢登上崂顶远眺,崂山与海相伴相依,山峰连绵起伏,云海千变万化,山海壮美秀丽,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游客。崂山号称“九宫八观七十二庵”,这些原汁原味的东方宗教建筑有着让人领略不尽的古香古色。古人极目楚天舒,而我登崂顶天海阔。道家的仙山不曾有仙人结发受长生,却由我纵情山海间。

山魂海魄赋予青春的青岛永不熄灭的光,悦纳百川,活力充盈,向未来。青岛,年轻的城,我的城。

人生真味

一棵荠菜

●荐希华

春江水暖鸭先知,在乍暖还寒的日子,最早感知大地何时醒来的,定是一棵荠菜。因为,荠菜偎依在大地的怀里。

村妇们很少会留意一棵荠菜。除了农忙时节,她们忙着去城里镇上上班,赚钱要紧。最惦记荠菜的,定是“吃货”。在一年当中早春的几天,这些人躺在床上看灰尘在阳光下跳舞,终于有些困顿了,忽然想起了荠菜。等到找出隔年的小铲子,那个念想越来越鲜明,越来越难以忍受了,终于按捺不住地向田间地头走去。

除了风吹麦苗,仍旧满眼沧桑,哪里有什么野菜的影子。

不急,挖荠菜需要蹲下身子,仔细端详,因为它还紧紧贴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,不曾有过片刻的分离。如果找到一棵,就可能找到一片了。这个时候,最好用一把螺丝刀,在荠菜根旁边挑破土层,用手将荠菜连根拔起,完整的菜根深入土中可达二十厘米。荠菜根比叶子更有韧性,鲜美无比又别具风味。但是等到叶子放大变绿,根就变得又硬又柴,没法吃了。

不知道还有什么菜比得上荠菜的纤瘦,即便放开来长,荠菜也不会把自己长成一棵胖白菜,或者绿菠菜。荠菜很自律。

荠菜也很朴素,低到尘埃里,穿着跟尘土一样的外衣,叫人难以分辨。荠菜开出的小花也是淡淡的白色。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,荠菜何尝不是如此。无须仰视,蹲下身,你就看到了一棵不起眼的荠菜,就像小时候的自己。

人间草木最接地气的,毫无疑问是荠菜。它能感觉到大地深处传来的生命脉息。

此刻,将荠菜请进一家人的凡俗生活最是要紧。吃荠菜最考验人耐性的就是择叶,需要一棵棵择除老叶子。小小的荠菜,捻在两个手指之间,掐掉枯黄的叶片,要择出一锅汤的量,实在是大工程。

清洗干净同样不容易,毕竟是泥地里生的,沙土沾在根上,需要一遍遍冲洗,会消耗大量的水。最关键的是要用热水焯一下,黄褐色的叶片马上变绿了,白色的根茎也柔软了,土腥气去掉了。这时候,才觉得干净可吃了。

用荠菜做汤,浓郁醇厚,鲜美无比。用蒜臼子将一把生花生米捣碎,然后将肉切成小丁,再把两三个鸡蛋打到碗里搅拌均匀,备葱花少许,荠菜切末,就可以开火了。葱花爆锅,肉丁翻炒到变色,倒入花生碎,炒熟,顺着锅沿倒入热水。水开之后倒入搅拌好的蛋液,一边倒,一边用筷子在锅里顺时针画圈,蛋液会更轻薄飘逸。等水翻滚上来,鸡蛋就熟了。这时倒入切好的荠菜。因为焯过水,不必等很久就可以出锅,加入盐,少许香油就成了。好的食材,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品。

荠菜炒鸡蛋,荠菜凉拌,都美味可口。荠菜饺子,被薄薄的面皮包裹着,加上虾仁,瘦肉,鸡蛋,这些原本与荠菜相忘于江湖的食材,而今因一个执念而相聚,缕缕炊烟升起,犒劳了餐桌上的人们。

荠菜用瘦弱之躯唤醒大地。荠菜没有青春期,顷刻白了头,一棵荠菜用白头唤来春天。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fukan@126.com

扫码关注“文化青岛”